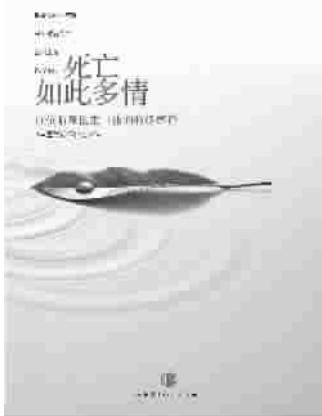


# 死亡如此多情(3)

## ——百位临床医生口述临终事件



### 小饼

口述者:王延凤;性别:女;年龄:43岁;工作单位:中科院肿瘤医院综合科;采访时间:2012年10月17日上午;采访地点:中科院肿瘤医院综合科医生值班室;整理者:张利环

我说的这个病人,是一个50多岁的男病人,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他爱人对他的那份关爱和支持。他患的是小细胞肺癌,虽然做了放、化疗,病情还是进展很快,双肺都是转移瘤,憋气特别厉害。我们医院附近有卖小烧饼的,生意特别火,要这个点儿(当时是上午10点30分)去,排大队都买不着,有的时候可能需要早晨六点多就去排队。他爱人就是他吃什么就买什么,多早都要起来排队给他买。另外,他住院治疗时有些费用按照医保政策不能报销,他们家真的不富裕,但是到花钱的时候她从来没有眨过眼……

有意思的是,有一次他们女儿来了,对我们也是特别客气,说了一些感谢的话。我当时还对那个病人说:“哎,你们家这个姑娘长得特别像你啊……”等这个女儿走了以后他老伴跟我说,那个女儿不是他亲

生的,我这才知道原来她是他的后老伴,他们俩是二婚。我就问她,他自己亲生的(孩子)呢?没过两天,他亲生的孩子也来了,是个智障的儿子,穿戴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我就问她:“他住院24小时不能离人,你在这,那这个智障的孩子谁管呢?”她说:“我姑娘管,我还有一个儿子,我来医院的时候,我儿子和姑娘轮流管他。”

我们根本没看出来她是后老伴,这才知道他们结婚才两年他就查出肺癌了。可能你见得少,得了这个病(肿瘤)以后,病人脾气会变得非常古怪。这个病人刚来的时候也是非常慈祥的,可是在治病的过程中他也会遇到一些事情,脾气也会很暴躁,有时候就像个小孩似的,说不吃饭就不吃饭了。他老伴早晨刚买来(早餐),他就不吃了,但她特别耐心,特别能理解这个病人。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她有些太迁就他了,有时候他闹得太过分了,我们也说,虽然他是病人,但你该说他就说他啊!但她总是说,没事,他是病人,他还能跟我闹几回啊。哎呀,听得我心里都酸酸的。

她没什么钱,但在给他看病的时候从来不含糊,比如蛋白低了些,需要输液补充,又还没到医保报销的标准,她就说“你给他输,不差这点钱”。还有化疗药物,她坚持让我给他用最贵的。后来我们还是尽量选择适合他的药物,尽量减少她的经济负担。

我觉得爱就是通过很琐碎的事情体现出来的,包括她对我们。有一天我值班,她为了表达对医生的感

激,大冬天的一大早就去排队给我买了10个小烧饼,我七点钟起来的时候她已经买回来了。她说:“王大夫,我今天给你买了10个小饼,你带回家给孩子吃。”我当时特别感动,这个小饼是热乎的呀。我真的把那个饼拿回家了,我先生也吃了,我孩子也吃了。我觉得这就是心意,这就是让你心里感到温暖的地方。卖饼的地方离我很近,但我从来都没有时间去买。这份并不算贵重的礼物,我到现在都一直记得。

她对他一直都很好,她就觉得,不管他俩结婚时间多长,只要他在一天,她就要好好地待他一天。后来,他还是走了。他走之前,她要求把智障的孩子留给她抚养,他同意了,他说把孩子留给这个老伴照顾他特别放心。

那个病人走了以后,她还领着那个智障的孩子来过一次医院,孩子看上去很健壮,一切都挺好的。

### 死是生的开始

口述者:罗素霞;性别:女;年龄:不详;工作单位:河南省肿瘤医院;整理者:刘端祺

我轻轻地关上病房的门,想让我的病人走得安静一些。空荡荡的病房里,只剩下我的病人老金和他的爱人。老金已经意识不清了,监护仪显示他的心跳越来越慢,我不确定他能不能听到外边的声音,他的爱人紧紧拉着他的手,细数过去的往事。我站在门外,不忍心打扰他们。从业二十多年以来,这样的场景我见过太多太多,有人说肿瘤内科的医生整天都是在帮病人和死亡作斗争。生与

死,离别的伤痛,我们经历了无数次。可是,唯有今天,当老金离开人世的时候,我感到无比的心痛,同时心中又充满了对他的敬佩。

故事还要从三年前说起。

老金是我门诊接诊的病人,初次见他,我根本没有想到他是一个病人。一个五十多岁,衣着讲究的中年男人拿着PET-CT结果让我看。“这是你父亲的片子吗?估计是左肺癌,病变的范围挺广的,要入院治疗。”我一边看片子一边对他说。“病人是我本人。”他不好意思地说。我惊讶地看看他,又核对一下报告单的名字,一般来门诊咨询的都是患者的家属,我习惯性地认为他也是病人家属。“没关系,我知道自己是什么病,听别人说您看肺癌挺有经验的,我就来找你了。”他不好意思地笑笑,“需要住院就办手续吧。”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老金给我的印象是非常的礼貌。

以后的时间里,随着治疗的深入进行,我对他的了解越来越多。老金家境富裕,自己和爱人都是白领一族。夫妻二人平时对我们医护人员非常的友善,是难得的容易沟通的患者,因此我也不由得对他们关注得更多一些。在多次化疗的过程中,老金的爱人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他的治疗反应还是挺大的,虽然我们每次都使用多种止吐方法,但是老金还是吐得一塌糊涂。他的爱人日夜不离地忙前忙后,擦拭、漱口、喂饭、喂水、捶背等等,一天下来不知道要重复多少次。精心的护理也让老金虽然做着化疗,但是看起来不像个病人。这份感情也让我们十

分羡慕。

老金虽然是个晚期的肺癌病人,但是反复的治疗、休息、再治疗,也延长了三年多的生命。终于有一天,老金的肺部病灶再次进展,双肺的转移灶使他的呼吸变得十分艰难。也许是预感到时间不多了,有一天查房,他对我说:“罗医生,非常感谢你,让我多在爱人身边三年,现在在我可能真的不行了,我和爱人商量过了,我的肺、肝都是肿瘤,不能用了,但是角膜能用,我想在死后能够把它捐献给您需要的人。”那一刻,我一下子愣住了,从业这么多年了,我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病人。人在生命的尽头,能够放下愤怒、怨恨,看淡生死已经很难了,老金却在这一刻,还能够想到别人,想到用自己仅存的宝贵的东西帮助别人,我心中的敬意油然而生,一定要帮助他完成最后的心愿。

我在门外静静地看着监护仪,屋内的话语声越来越低,心电图最终变成一条直线。“你们开始吧”,老金的爱人擦拭完泪水,安静地说。我们的心情无比的沉重,在眼科的同事们开始工作前,所有的人不约而同地向老金的遗体深鞠一躬,这是对生命的敬畏,对逝者的尊重。以后的日子里,每当阳光明媚的时候,每当我看到年轻的笑脸,美丽的大眼睛,我都会想到老金,在这世界的某一个地方,一定有一个人心怀着感恩,幸福地注视着这个美丽的世界,开始新的生命。尽管,我不知道他是谁。

(摘自《死亡如此多情——百位临床医生口述的临终事件》中信出版社2013年7月版)

# 唐云传

郑重



### 17. 一切似乎都包括在“为人”之中

沈觉初治印很精,但感到学画发展前途不大,心中有些苦恼。唐云得知以后,就为他出谋划策。沈觉初的刀功很好,唐云就建议他刻竹。刻竹,是我国传统艺术,清代之前,都以浮刻为主,唐云为沈觉初设计,要他单刀深刻,这样刻出的效果特好。沈觉初刻臂筒,刻扇,都是唐云无偿地为他设计,为他作画,刻好之后,唐云又去为他推销。所谓推销,当然不是到市场去推销,而是向富有的朋友推销。唐云有一位朋友邵达成,是纱厂老板,还有一位朋友陆南山,是著名的中医,两人都爱好收藏。沈觉初刻好的作品,唐云就送到他们家中,要他们买下。这样,沈觉初的生活才安定下来,从此走上了治印、刻砚、刻竹的艺术道路。

唐云的这种义胆侠心,吴待秋也极为赏识。有一次,吴待秋为唐云画了一幅钟馗扇面,在扇子的另一面上题写着:“十万一担米,五千一尺布,新鬼日日增无数,老鬼不愁无大脯。”这是讽刺日伪时期的物价飞涨。“连鬼都穷得要命,老鬼吃新鬼也吮啥吃头,应该让老鬼新鬼都去吃那些发国难财的人。”唐云借题发挥了一通,以泄胸中的义愤。

除了画画,唐云有时也陪着朋友到百乐门舞厅去跳舞。百乐门舞厅没有伴舞的舞女,要跳舞的人就自己带舞伴去。百乐门是当时上海高级舞厅,墙壁及地板的装饰都非常讲究,华丽而有弹性,很适宜跳舞。来这里跳舞的各色人等都有,也是文化界进步人士交流情况的进出之地。在这里,唐云又结识了文化界许多知名的进步人士。但是,唐云不会跳舞。朋友们带着舞伴在跳舞,他就坐在旁边喝酒以消除无聊的情绪。因为是舞厅,是不备下酒菜的,有时他也以茶代酒,消解忧郁。唐云很风趣地说:“他们过了舞瘾,我过了酒瘾。”朋友们跳舞喝酒之后,就在一起做诗。有一次,他和几位朋友从百乐门舞厅出来,大家都闷闷不乐,就找一个地方去做诗。好多诗都是

随做随扔的,既不留诗稿,也不在报上发表,有些诗在当时的时局下,也不宜发表。当时的著名诗人黄太玄的诗兴最好,他把在百乐门做的许多诗都保存了下来,为唐云书写在一张扇面上。几十年的岁月过去了,这张扇面仍为唐云珍藏着。

中国的传统道德,很讲究“为人”二字。“为人”,有着广泛的、丰富的含义,并不是现代语的“为他人”的意思。这里包括着道德、学问、交友……人生的一切似乎都包括在“为人”之中。在上海滩,唐云无拳无勇,而又能做到既不招忌,又不惹恨,成为一个受人敬而爱之的清流,我以为除了他禀赋中的那个“善”字之外,就是他手中的酒杯了。

按理说,唐云的善饮,也是他禀赋中与生俱有的。唐云的生命是用酒浇灌出来的。他的朋友邓散木、白蕉、施叔范、若瓢,又没有一个是善饮的。不善饮的人,是无法和唐云为友的。

唐云饮酒,赤膊上阵,袒胸露肚之态,也是常有的。他常说:“我自饮我的酒,管他人什么事情。”唐云的朋友中,也多是这样的性格。夏日,唐云的朋友唐大郎酒后,洗了澡,就在自家临街的阳台上,背靠着藤椅,散发裸衫,悠然纳凉,见者莫不以之为狂诞。即使是一些朋友,亦不免奔走相告,颇有烦言。但唐云却说:“他自乘他的凉,又没有跑到你家去,更没有叫你去看他,你管他光不光着身子作啥?柳子厚说:‘有裸袒袒,以为达者’;《孟子·公孙丑上》也说:‘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裸袒,焉能免我哉。’我看你们倒是正经得有点过分了。”事后,唐大郎听到唐云的这一番话,高兴地说:“《左传》云‘且旌善人’,鄙人唐云旌,唐云‘旌’之,勒石垂帛无其荣,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在当代的画家中,能以醉墨作画,当数唐云。唐云的旧友龚之方,曾得唐云画二十余幅,画中都有题诗:每向尊边丑笔头,酒后狼藉墨痕收;今宵话旧情胜昔,廿幅追成一笑休。

龚之方说:“唐云酒后作画,画人物神采奕奕,画花鸟生机盎然,他的一双醉眼有神功焉!”这就难怪唐云在赠龚氏的画幅中,即使不题诗一首,也要写上“与龚兄快饮大石斋”的字样了。

### 2. 我想请你去一次云南

王根宝和薛明约在C市一家叫天外仙居的有名休闲会馆碰头。酒过三巡,薛明问王根宝,有什么事需要他帮忙。

“我想请你去一次云南。”“去云南?干什么?”“法院已查封了我们的矿,我得想办法把它置换出来。”王根宝故意说了我们的云南矿,这样薛明就不是局外人帮忙了。

“已经查封云南矿了?那怎么可以!”薛明记起自己也是那里的股东之一。“法院还没有采纳我们的要求。”王根宝无奈地道:“既然是法院的决定,你能有什么办法?”薛明有些失望。

“我确实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只是得麻烦你去一趟,找到当地的政府,和他们沟通一番。他们应该还记得你,知道你哥哥的同学这层关系。”

“这个应该不会不记得吧。你要我去和他们沟通什么?”“想办法让他们出一份公文给法院。”“究竟是什么办法呢?”王根宝左右环顾了一番,压低了声音,不慌不忙地讲述着他的计划:“很快会有一家外国的矿业公司会到云南矿去考察,你要把当地政府负责矿产的官员请来一起开会,讨论协商成立中外合资公司的事宜。引入外资在那个偏僻之地是政府官员的一大政绩,一定会得到全力支持的。”

王根宝稍作停顿,薛明急忙问:“我就代表董事会去开个会?”王根宝慢慢摇头否定道:“你必须要求当地政府出一份证明云南矿即将变成中外合资企业的公文,强调云南矿对地方经济建设和财政收入以及就业政策的重要地位。”“这是干嘛?”“到时候,我们将此公文递交给法院,你说法院还能不同意置换云南矿?”薛明恍然大悟,连连点头:“行,这趟云南之行我去定了,那个云南矿我也是股东啊,保住那个矿我义不容辞。”

两个人碰酒杯,仰起脖子一口喝干。薛明再次把酒斟满,他忽然问道:“王总,真有那么一家外国公司要去我们云南矿考察吗?”“当然是真的啦。来的人中有两个老外,还有一个是华侨,他兼做翻译。他们作为先头部队先来摸摸情况,到时你要用你的三寸不烂之舌说动他们和我们成立合资公司哦。”王根宝笑嘻嘻

嘻说道。“这个自然,我会把他们搞得服服帖帖。”薛明道。

王根宝做梦也没有想到,葛辉果然升任为C市政法委书记了。他决定去找一下这位老朋友,老哥们。政法委在大楼的第六层办公,“葛局,啊不,现在应该叫你葛书记了。”王根宝敲门走进进去时满脸堆笑道。“哎呀王总,我们倒是有很久没碰头了吧。”葛辉迎上几步和王根宝握了握手,请他到靠窗的一对沙发里入座。“对了,我真该先对您的升迁表示一下祝贺呢。”王根宝两掌交叉而握,向着葛辉拱了拱手。

葛辉隔着茶几在另一只沙发里坐下来,“王总你说今天过来是有要事和我商量,是什么事啊?”王根宝稍微沉默了片刻后道:“哎,还不是那件官司的事吗?”“中院那里已经定案了吗?”葛辉问了一句。葛辉猜测今天王根宝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定了,”王根宝有点垂头丧气,“我记得,您曾说过在省高院有熟人吧?”“是有这回事。”葛辉暗想这王根宝的记忆倒不错,他自己根本记不得在什么场合什么时间对王根宝说过这事了。“既然在C市中院我没有玩赢,我就把案子上诉到了省高院,要求省高院改判。”王根宝一脸不服输的样子,“眼下想请您帮个忙,能不能让我和省高院的人见个面。”“这倒不难,省高院的刁副院长和我关系不错,民事庭的季庭长以前和我在开会时也有过一面之交。我请他们出去吃顿饭估计没有问题。”葛辉的话听上去很有把握。

“太好了!”王根宝闻言有点激动。“你有什么具体计划吗?”葛辉饶有兴趣地问。王根宝郑重其事地告诉葛辉:“很快就有一家加拿大矿业公司要注资我的云南矿了,要和我们商谈如何将云南矿变更成合资公司的事。”王根宝咽了下水继续道:“那里的地方政府听说外国人要来他们那个穷乡僻壤投资,非常支持,这是当地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呢。”“如果真是这样,倒可以成为一个不能继续查封云南矿的理由。”葛辉一边思考一边道,“不过你在C市中院的官司输了,对方必然会要求法院继续查封你的云南矿,你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作抵押吗?”

# 生死对决

温哥华的中国富豪

柯兆龙

